

到台湾三次文化交流与调查访问的回忆

陈 国 强

我于1992年6月、1996年4—6月、1997年4—6月3次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与调查访问，由于台湾与闽南风土人情相近，我是闽南人，故在生活上没感到不方便。

第一次：1992年6月

1989年11月间的一天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（prof. A. Wolf）和台湾“民族学研究所”所长庄英章教授和我们一起开会，决定中方由厦大历史研究所杨国桢教授总负责，人类学系由我负责进行社会文化调查活动。即我等负责调查惠安县，蒋炳钊、郭志超等负责调查漳浦县，石奕龙等负责调查同安县，叶文程、庄景辉等负责调查晋江县（后改市），台湾研究所陈孔立、陈在正等负责调查平和和南靖两县，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杨国桢等调查龙岩、上杭、华安、安溪、仙游、武夷山等县市，共12个县市的会文化发展状况。每个县找3个点调查，然后成书。我于1989年在惠安崇武城内访问调查，1990年5月和曾少聪、潘宏立等调查崇武城内潮乐村，1991年10—11月和曾少聪、潘宏立调查城外大岞村，1992年2—3月和曾少聪调查城关西北街。原说各组组长要到美国开一次会，后因经费问题遂改到台湾开“闽台社会文化研讨会”，顺便访问台湾。

到台湾的一些申请手续，概由杨国桢教授统一办理。记得庄

英章教授曾来电话，说他代办入台事宜。因杨国桢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，陈孔立教授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，台湾当局不批准入境。庄教授问我，其他人能否先走？我答以不能。后庄英章教授再次作个案申请，终于通过。而陈孔立因不久要率团赴台，未去。我们（杨国桢、陈支平、陈在正、蒋炳钊和我）五人遂决定在1992年6月21日动身赴台。

赴台前，我们为避免记者麻烦，商定统一由杨国桢教授当发言人。杨说他非团长，我说他担任生产队长也可以。果然刚到香港，记者多人齐来接待，要我们戴上“大陆难民”标志，我们没有一个肯戴。飞机到台湾时，当我们步出台湾桃园机场，大批记者拿着摄像机、照相机、闪光灯、笔记本恭候我们，幸好我们早有准备，由杨国桢教授一一说明，宾主皆大欢喜。

我们从机场乘车，途经桃园、台北街市，花花绿绿，但见道路拥塞，两旁排满私人车（原规定路旁泊车要处罚一二千元新台币，但因私人轿车没地方放，也只好放在路旁）。

车来到南港区“中央研究院”的“学术交流中心”。这是一幢多层楼房，我们一人住一室（二人间），设备齐全，有卫生间、空调，我在这里度过了第一次在台湾的日子。

初次到台湾，不仅会见“中央研究院”的同事和知名学者如李亦园等老朋友，也认识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。他们热情赠送我们一些水果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乔健教授送我两个又红又大的台湾芒果，非常甜美。乔健教授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人类学系主任，又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客座教授，现在台湾东华大学办研究所。我和他们不仅认识，而且在一起开过会。在“闽台文化研讨会”中，李亦园教授指出学术应与政治分家，对到会的一些记者，无情加以抨击，请他们不要将政治问题带到会议中来。这以后我们就不再受到记者困扰。

会后，我们和台湾同事进行了交流。我们先到台湾新竹的“清华大学”社会人类学研究所，当时是黄树民教授兼所长，学生不少。我们参观了校园，也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人员座谈，了解了他们研究人类学的内容与毕业生分配等问题。大家同坐一部面包车，既亲切又热闹。在台中，我们见到平埔人的家和庙，内外都贴上瓷砖，但祭祀的神“阿立祖”即水壶，与供祭用的槟榔子都是传统的，可见人事虽有变化，但传统的崇拜影响不会消失。

我们到南投县泰雅族度假村，不仅参观了山洞内的陈列橱柜，知道“雾社起义”概况，还通过“泰雅族战士”塑像肚内的楼梯，登上了“战士”的耳朵观赏四方。晚上我们住宿在泰雅度假村的木房里，承厦大台湾研究所陈在正教授好意，还代为拍照留念。我们还见到了当年参加“雾社起义”的战士。临别前，我们参观了文物陈列馆，亲见当年起义的泰雅族人及后代，感到收获不少。泰雅族的少女们，还拉起圆圈跳集体舞欢送我们。

返回台北后，我们曾到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等单位参观。蒋炳钊、陈支平教授和我还到台湾大学去座谈参观，先参观了考古博物陈列室，后参观民族文物陈列室。当时宋文薰教授笑着指一小柜告诉我：“这是从厦门大学带来的明器”。随后大家还一起和隋若兰主任等照相留念。我们要乘机离台时，台中陈炎正先生还远从台中驱车前来送行，后才知道他怕我们行李超重，付不出台币，特地送钱来。但因为我们是第一批访台的祖国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，机场人员很客气，只要是衣服、书刊两种行李，都不计超重，代为托运。

第二次：1996年4月—6月

这次到台湾，是应“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”理事长林瑶棋先生邀请，到台湾调查访问，与该会顾问、理监事共同调查研

究。我即调查高山族（台湾称原住民）的历史文化，因时间短，我建议以调查他们的姓名为主。

这次到台湾，是个人被邀请，办理手续很烦琐。我还带有一大堆参考书，想乘船到香港，虽多花半天，但中午登船且在船上睡一宿，第二天一早即可在香港办理手续，遂决定乘船前往。

在香港转机时，原为台湾“华航”下午二时的班机，但因早一个钟头有班机，遂乘往。而林瑶棋先生却到楼上喝咖啡等我，以为我还没到。后见天色已晚，我打一长途电话到林家，他太太告林已经来，后来他下楼见到我，才用小车载我回去。傍晚到台中县，我即住在台中县真生医院三楼的一个大房间内。房间内共有三个床铺，我个人只睡一张双人床的一半，房中有空调和电风扇，故虽热也感觉过得去。

随后，林瑶棋夫妇请我到餐馆表示欢迎。台湾的餐馆很方便，林太太在我住真生医院时也亲自为我做饭买菜和送水果，照顾很周到。

28日，我由林瑶棋先生开车送到台中市参加“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”会员大会。在会上，我不仅听到台湾同行的观点，也发表题为《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历史发展》演讲。此稿后刊于《台湾源流》（夏季刊）上。

林瑶棋先生不仅带我参观龙井乡林开荣祭祀公业灵骨堂、祖厝、公厅，日月潭九族文化村，大甲镇澜宫，清水紫云岩，“雾社事件”纪念碑及清流纪念碑，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一起调查苗栗县南庄乡赛夏族，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欢迎。

此外，他还带我参观台中市记者俱乐部，他太太赵品琰不仅陪同，还特地带我调查嘉义县阿里山乡邹族。他们的儿子林志鸿还陪我参观大甲铁钻山的开台圣王庙。

“研究会”名誉会长蔡金章陪我参观该会“族谱展览”的现场，

并联系、参观“台中市立文化中心”，且陪我到台中县卑南乡访问卑南族、阿美族、鲁凯族等，还和我乘小飞机到兰屿岛访问雅美族。兰屿岛上只有一条环岛公路，承“乡长”廖班佳的驾驶员黄明维（雅美族）驾车载我们前往并作介绍。在访问雅美族时，我看到兰屿岛上有新建的基督教堂。

因为这一次主人是“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”，他们出正式公函，由张明正先生和何钦藤先生带我去拜访“台湾省山胞（原住民）行政局”，秘书张胜吉和组长陈俊陵接待了我们。张胜吉与张明正先生有亲戚关系，他一见面就答应立即通知各乡接待我们。在“行政局”楼下有一个文物馆，陈列有高山族（原住民）的文物。我还由张明正先生、廖庆六先生等陪同去拜访“台湾省文献委员会”，见到“主委”谢嘉梁、组员杨金田等。

“研究会”陈炎正先生带我访问了岸里（平埔人拍宰海族）文物馆，并和张明正先生和我一起调查台中县和平乡西泰雅族。和平乡乡长林文生、民政课长李台兴很重视我们的调查。他们说第一次见到祖国大陆来的学者研究当地社会文化，很高兴，决定用中午休息时间把全乡职员召集起来开会提供材料。在会上，张明正先生发表了演讲，我也补充讲了调查的目的，会上大家热烈提供材料。后来，张明正先生还带我调查花莲县秀林乡东泰雅族，并带我去“台中县立文化中心”了解情况。

理监事何钦藤先生和他孙子带我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、林祖厝、保生大帝像（元保宫）、台中城隍庙等。在自然科学博物馆里，何传坤先生为我们介绍博物馆的先进设备与文物，一些高山族（原住民）蜡人像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何传坤先生以前在美国跟我通过信，这次才正式见面。

前理事长林添福先生住在台北市，他用车载我和理监事庄吴玉图、范振增等调查新竹县五峰乡的赛夏族和尖石乡的北泰雅族。

在林添福相熟的熟人泰雅族人家家里，我们喝了新酿的米酒。

顾问高志彬先生带我到台湾“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”访问庄英章教授等；还访问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和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。在政治大学民族学研究所里面，我见到了前所长肖金松教授，又参观了台湾基隆市天后宫，访问了惠安移民后裔、大岫天后宫的东宫。东宫实际上在一个楼房的二楼里面，跟祖国大陆的宫庙不一样。我还到台南市成功大学访问历史系丁煌教授，他介绍我和白长川老师认识。此行还访问了宜兰县噶玛兰平埔族，宜兰县南澳乡的泰雅族。

林瑶棋先生还带我跟理监事李应惠、沈明仁等认识，调查了南投县仁爱乡南泰雅族、邵族。并和毛国雄王爷（邵人首领之一）见面，也见到毛国雄王爷的母亲。田哲益是布农族的作家，本名叫达西乌拉弯·毕马，他送我几本他写的书。

总干事林金山陪我参观宫庙，并参观台中市记者俱乐部（墨香居）、族谱展览馆等。他的印刷工厂负责印刷《台湾源流》杂志。在族谱展览馆陈列有台湾各姓的族谱，编印非常精美，也有手抄本的家谱。这是全体理监事和会员收藏的。他们除了展览族谱外，还进行咨询活动，把族谱工作搞活了，引起大家的重视。

顾问廖庆六先生还陪我到屏东县雾台乡鲁凯族调查，还调查了屏东县玛家乡排湾族，并顺途参观了台湾原住民园区。晚上住在高雄市的华王饭店，一人一个房间，每间 4800 元新台币，因他有熟人打折至 1800 元新台币。

前任会长林添福先生还陪我到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，见到史语所考古组的臧振华教授和研究语言的李壬癸教授，台史所的许雪姬教授，民族所庄英章教授、余光弘副所长等，并承庄教授邀请共进午餐。

总干事林金山、理监事何钦藤还陪我到乌日乡同兴宫（飞天

大圣)，我做了专题演讲。同兴宫正大兴土木重修，他们需要了解祖国大陆“飞天大圣”祖庙的情况。

最后，理监事何钦藤、张瑞年先生陪我参观溪头风景区、竹山开台圣王庙、竹山李勇庙等庙宇。

在休息期间，我曾访问了学甲镇慈济宫。承周大围公子周尚贤、周尚荣好意，不仅参观了农场及铜像、周大围故居、坟墓等，还住在周大围故居一天，晚上坐在藤卧椅上看电视，回忆周大围先生，不禁心潮澎湃，极不平静。

6月13日，我要离台返回厦门时，林瑶棋因医务较忙，让其夫人赵品琰女士、儿子林志鸿先生驾车送我到机场。赵品琰女士怕我在香港转船麻烦，便代我买飞机票。她说：“你带的书多，转船麻烦，还是到香港后乘飞机回厦门。”

第三次：1997年4月—6月

第三次到台湾，是应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方文科先生、高志彬先生和“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”理事长林瑶棋先生邀请，和林瑞霞（我的夫人）一起到台湾。

林瑶棋先生是先邀请林瑞霞，他给台湾有关方面的报告中称瑞霞为研究妈祖专家，因瑞霞的父亲是漳浦人，而漳浦天后宫是明代进士林士章从祖庙迎奉来的妈祖，又是台胞捐建的。我因1990年主编《妈祖信仰与祖庙》一书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），有点关系，故这一次受邀请。据说方文科先生、高志彬先生正编写《圣母庙志》，需要大陆的学者参加调查访问。

这次乘飞机到台湾，是高志彬先生用小车接到台中县，先住在真生医院老房间里，见到林瑶棋夫妇。第二天中午，参加了“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”的宴请，下午才由高志彬先生载到台南圣母庙。

我们就一直住在圣母庙的香客大楼（宾馆）。香客大楼修建得很宏伟，与宾馆差不多。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方文科先生。他人很豪爽，不仅带我们参观有关文物，还说我们这一次没有具体任务，只要到各处看看就可以。高志彬先生拟聘我为《圣母庙志》的顾问，也没有具体任务。因为他还没写出书稿，要我明年再来。高志彬先生办公室的外边是展览馆，当时展览广西某书法家的书法作品，他们正通过徐瀛洲先生组织福建“民族英雄郑成功文物展览”到台湾台南该庙展出。

我们也到鹿耳门天后宫参观，才知道鹿耳门天后宫与圣母庙之间有矛盾。在鹿耳门天后宫资料室，我们拿到一些资料，很有参考价值。我们也参观了台南大天后宫、开基天后宫等。圣母庙的蔡求先生带我们去品尝台南小吃，还请我调查祖国大陆虎尾寮的地点。他还说，台湾虎尾寮的群众回泉州寻根都找不到（我返厦后曾经请教泉州海交馆王连茂馆长，据他说在晋江市的东石，现正请郑梦星先生代抄族谱）。我曾到蔡求的寮仔参观，四周遍布渔塘，内养有虱目鱼。我们参观了台中镇，还参观了北港朝天宫和新港奉王宫等宫庙。我们到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住了两天，访问庄英章教授及夫人。我们还访问了臧振华教授和李壬癸教授。臧振华教授告诉我们，高山族（原住民）居住的一些地区发现的石器并非现在高山族的先人所制。李壬癸教授告诉我们，平埔人民尽管现在没有本族语言，但历史上是否有过也值得研究。我们还应邀到台北某大餐馆，原来是我的老同学鲁恢文做70岁生日大庆，他两个儿子都从美国回来给他祝寿。在宴会上，我见到了不少在台湾的厦门英华中学老同学。宴会后，老同学陈威廉驾车送我们回“中央研究院”。

我们还参观了“台北动物园”，里面很大，动物很多。每群动物都配有专区，对动物的保护和观众的安全有保证。在动物园里，

有图腾柱专区，非常美观。

本来林瑶棋夫妇要陪我们到金门，因下雨机场关闭，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只好改到日月潭阿里山参观。日月潭由日潭和月潭组成，中隔光华岛，湖水一望无际，非常平静。当时刚好涨潮，光华岛只剩下很小一块。日月潭周围的古迹有文武庙、孔庙、慈恩寺、慈恩塔等。阿里山山势很高，海拔达 2000 米以上。路边除夫妻树外还有红桧神木。附近有车站，从嘉义可乘火车到此。

我们曾经到学甲慈济宫参观，刚好香港宝泉庵有人来访。他们晚上 9 点才到，但他们仍坚持上香，以后才吃饭。周大围的三公子周尚庆载我们到周大围铜像前参观敬礼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将建立周大围纪念室。我们又到农场和周大围陵墓前观瞻，也参观了南鯤鯓代天官（王爷宫）及其中的香客大楼。据说这是台湾最大的王爷宫。

高志彬先生送我们到花莲的公园参观，据说都是“阿兵哥”从溪边山洞里打出路来，修建工程之难可想而知。我们住在宜兰草湖玉尊宫，宫里人员带我们参观附近的风景并加以介绍，非常仔细耐心。我们还到道教代表地三清宫参观，见到里面神像都用铜铸，金碧辉煌，非常壮观。

这一次我们离开台湾时坐公共汽车到机场，林瑶棋先生怕我们堵车，代我们买最早班的公共汽车票，没想到一路很顺利到了机场。我们乘“国泰”的班机到香港，并在香港停留 4 天。15 日，我们回到厦门。

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